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仙師 羊角仙計安前部

詩曰： 猖狂女將出西天，擾擾兵戈亂有年。  
漫道螢光晴日下，敢撐螳臂帝車前。  
堪嗤後羿穿天箭，更笑防風過軾肩。  
一統車書應此日，鋼刀濺血枉垂憐。

卻說姜金定從水圍中得了性命，竟進朝門之內，朝見番王。番王道：「愛卿出馬，功展何如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今日撞著對手了。」番王大驚，說道：「撞著哪一員大將來，是你的對手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不是個甚麼將官。」番王聽知不是個甚麼將官，早已有八分焦躁了，說道：「既不是個將官，還是個甚麼人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今日所遇者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一個引化真人張天師。」番王聽知是個張天師，先前只有八分不快，今番卻有□分吃惱了，說道：「卿父存日曾說，此人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，本領高強，□分厲害，誰想今日你遇著他。你今日和他對手，勝負如何？」姜金定奏道：「只是兩家對手，臣也不懼怯於他。但他果然是書符誦咒，役鬼驅神。小臣正欲把個圍法去圍他，他的七星寶劍盡厲害，一剔就是兩半邊。小臣正欲把個飛刀去斬他，他的天神將又到，一擁而來。不是小臣有五圍三出的本領，險些兒喪於道土之手了。」番王道：「似此何以處之？俺的江山有些不穩，社稷有些不牢。」

左丞相字鎮龍說道：「依臣愚見，寫了降書降表，獻上通關牒文，萬事皆休。何必磨這等的牙，博這等的嘴。」右丞相田補龍說道：「左丞相言之有理。南陣上有個武狀元，他前日高聲說道：『我天兵西下，既不取你的城池，又不奪你的世界，不過是要你一張通關牒文，問你傳國玉璽。果有玉璽，獻將出來；如無玉璽，獻上通關牒文，萬事皆休。』這武狀元已自明白說了，何必執迷不悟，搬弄干戈，糜爛小民，坐空國計。況兼我國所恃者，刺儀王父子兵而已，今日他父子俱喪於南兵之手，料這一女將焉能成其大事？堂堂天朝，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豈下於一女子？伏乞我王詳察。」總兵官占的裡又奏道：「左右丞相言之俱有大理。小臣職掌巡哨，甚曉得南兵的厲害，不但是雄兵百萬、戰將千員，只這一個天師，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，也是□分厲害。還有一個國師，懷揣日月，袖圍乾坤，更加佛法廣大無邊。若是女將軍不肯罷兵，明日禍來非小，伏乞我王詳察。」番王聽知這一堂和解，心上也不願興兵。只是姜金定心懷父兄之恨，要假公濟私，奏說道：「這都是些賣國之臣，違誤我王大事。」番王道：「怎叫做是個賣國之臣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我王國土，受之祖宗，傳之萬世，本是西番國土的班頭，西番國王的領袖。今日若寫了降書降表，不免拜南朝為君，我王為臣。君令臣共，他叫我王過東，我王不得往西；叫我王過北，我王不得往南。萬一遷移我王到南朝而去，我王不得不去，那時節凌辱由他，殺斬由他。若依諸臣之見，是把我王萬乘之尊，賣與南朝去了，我王下同韋布之賤。這不都是個賣國之臣！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三太子自外而入，聽知道要寫降書降表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番王道：「我兒何事這等悲傷？」三太子道：「父王何故把個金甌玉碗，輕付於人？這社稷江山，終不然是一日掙得的。」番王道：「非干我事，左丞相說道該降，右丞相說道該降，又有占總兵說道南兵厲害。」三太子罵道：「這些賣國的狗奴，豈不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？你們受我們的爵，享我們的祿，賣我們的國，誤我們的事，是何道理？伏乞父王先斬此賣國之賊，容孩兒出馬，若不取勝，誓不回朝！」姜金定奏道：「三太子言之有理。但只一件來，臣還有一妙計，不消三太子親自出征。」番王道：「有何妙計，不消三太子出征？」姜金定道：「臣有一個師父，道號羊角道德真君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羊角道德真君？」姜金定奏道：「這個師父沒有爹，沒有娘，原是一塊石頭。天地未分之先，頑然為石。後來盤古分天分地，這塊石也自發聖，喀策一聲響，中間爆出一個人來。這個人出來時，頭上卻有一雙羊角，那時節不曾有書契，不曾有姓名，人人叫他做個羊角真君。羊角真君生在這個石頭裡面，長在這個石頭裡面，饑餐這個石頭上的皮，渴飲這個石頭上的水。年深日久，道行精微，德超三界。傳至唐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有了文字，有了書契，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。那塊石頭有靈有神，能大能小，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。做個寶貝。昨日小臣借他的來，圍住了武狀元唐英便是。」番王道：「他這如今在哪裡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他這今在西上五百里之外，有一座高山，其山有一所深洞，是他在這個洞裡修真養性。人人就叫這個山羊角山，叫這個洞羊角洞。有詩為證：

羊角稜層靈秀開，西山積翠起仙臺。  
人關足躡煙霞起，倚闕手招鸞鶴來。  
怪石摩空撐砥柱，飛泉瀉澗走風雷。  
幾能道德真君侶，一嘯臨凡未忍回。」

番王道：「只消他一個石圍，也自有八分贏手了。」姜金定道：「俺師父回天補日，吸霧吞雲，慣使天曹飛劍，百步之內取人首級，如盤中取果，手到功成。騎一隻八叉神鹿，上天下地，無所不能。還有一個水火花籃兒，中間有許多的寶貝，善可鼻人首級，任是甚麼天兵也不能親近，豈止一個石圍而已！」番王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卻是個超凡入聖，有德有行的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他號為道德真君，名下無虛。有詩為證：

羊角住羊山，瘠瘦如角立。  
一鹿駕長風，世網安能繫。  
朝隨白雲出，暮採紫芝入。  
道靈未去來，德氣自呼吸。  
月明響環珮，時有飛仙集。  
我欲從之游，共飲華池汁。」

番王道：「怎麼得他下山來？」姜金定道：「須得我王草詔一道，小臣不憚劬勞，連夜捧詔上山去請他來，上扶我王錦繡江山，下救萬民塗炭之苦。」番王准奏，即時草詔一道，付與姜金定。

姜金定接了詔書，擲下三尺紅羅，一朵紅雲望空而起。須臾之頃，就到了羊角山。姜金定落下雲去，收了紅羅，牽了戰馬，手持信香，口稱祖師大號，來到羊角洞口。只見一個把門的小道童兒，早已認得是個姜金定，迎著說道：「姜道兄，你又來了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是俺又來看一看哩。」小道童說道：「前日老爺傳了你五圍三出的本領，駕得起千百丈的騰雲，你今日又上山來，有何貴幹？」姜金定道：「有事求教師父，望師弟為我通報一聲。你說道日前學藝的姜金定，在此面見祖師。」小道童即時傳到洞門裡，羊角道德真君叫來相見。見了姜金定，真君道：「我前已傳授了一干道術與你，因你是個女流之輩，不便久留。你今日又來見我，有何事故？」姜金定跪著稟道：「前日多蒙老爺賜弟子一班本領，保我金蓮寶象國為上邦。誰想強中更有強中手，遇著強梁沒奈何！」真君道：「有個甚麼強梁的遇著？」姜金定道：「是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，差出一個道士，名喚天師，差出一個和尚，名喚國師。率領些甚麼寶船，帶了些甚麼兵將，來到弟子金蓮寶象國，把弟子一個父親、兩個哥哥，俱送了殘生性命。弟子傳授法術之時，只指望扶持我國國王為上邦，哪曉得自家的父兄俱不能保。」真君道：「你好拿出你的五圍三出千丈騰雲的本領來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是我拿出五圍三出的本領來，卻都被那個天師破了。故此俺國王修下了一封詔書，多多拜上祖師老爺，萬望老祖下山走一走，一來扶持俺國王的錦繡江山，二來救拔俺弟子的一家性命。」真君道：「我既超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怎麼又來管你凡間甚麼閒事鬧鬥？」

姜金定哭哭啼啼，伏在地上說道：「老爺不肯下山，俺一國君民盡為齏粉。自古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老祖只說是可憐見俺這一國君臣的性命罷！」羊角道德真君是個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的，看見了姜金定苦苦哀告，打動了他的不忍之心，說道：「姜弟子，我許你下山來。只一件，我卻不到你金蓮寶象國見你番王。」姜金定道：「老祖不到俺國中，弟子卻到哪裡來相會？」真君道：「你只到哈密西關之內荒草坡前，你可帶本國人馬跟隨，我拿一個，你綁一個，我拿兩個，你綁一雙。成功之後，俱算你的功成，我自回山而來。」姜金定連磕了幾個頭，歸到金蓮寶象國，報上番王。番王道：「姜金定不過一女將，尚肯捨身報國。左、右丞相並總兵，不合賣國欺君。」著鎮撫司監候，候姜金定得勝回來，押赴市曹處決。姜金定領了本部兵馬，逕到荒草坡前，等待師父。

卻說師父羊角道德真君，許了姜金定下山，去殺退南兵，心裡想道：「兵凶戰危，事非小可。況兼南朝來到西洋，隔了八百里軟水洋，隔了五百里吸鐵嶺，這個道士，這個和尚，若不是個有本領的，焉能至此？我卻有個道理，先得一個人做個先鋒，探他一探，看他本領何如？次後，我便有個斟酌。只還有一件來，須得個形容古怪、相貌蹊蹺的做個先鋒，才嚇得人動。」正在躊躇之時，只見階下一小道童兒身長三尺，髮長齊眉，聰俊無雙，舉止端重，祖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小道童兒倒有些仙骨，不免這個先鋒就安在他的身上罷。」好祖師，叫一聲：「階下走的甚麼人？」道童答應道：「弟子是無底洞。」祖師道：「你怎麼叫做個無底洞？」道童說道：「弟子自家也不知道。只是傳聞道，弟子初生之時，不見父，不見母，卻在龍牙門山洞裡爆將出來，當得一個樵夫捨著。那樵夫低頭一看，其洞極深無底，樵夫就叫我弟子做個無底洞。」真君道：「誰叫你到我這個山上來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只因樵夫早喪，弟子身無所歸，故此投托門下。」真君道：「你在我的山上幾年了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已經在此六年了。」真君道：「曾學些甚麼本領麼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弟子本領一分也不曾學得。」真君道：「你既一分本領也不曾學得，你在我山上所幹哪一門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弟子在此山上挑了六年水，燒了六年火，澆了六年松樹，這就是弟子所學的本領了。」真君道：「似此說來，這六年之間多虧你了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怎麼說個虧弟子？只是自今以後，望師父教授些就是。」真君道：「我今日就教你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既蒙師父教誨，待弟子磕幾個頭。」真君道：「不消磕我的頭，你到後面玉皇閣上，對了三清老爺叩上四個頭來，我這裡即時傳授些本領與你。」

天下人學本領的心哪一個不勝？無底洞聽知師父要傳本領與自己，辭了師父，竟奔後面玉皇殿去，去到山後，果見三間大殿，殿門外有一座白玉石砌成的欄杆，欄杆外是一條金水河，滴溜溜的一泓清水。殿門是朱紅漆的隔扇，隔扇上是金獸面的吞環。殿上都是碧瓦雕樑，兩邊都是挑簷象鼻。進得殿來，果見上面坐的是上清、玉清、太清三位祖師，兩邊坐的都是些三□六諸天、七□二尊者。中間供案上兩道紗燈、兩路淨瓶，一座大香爐香煙不絕。下面供獻著三杯仙酒、三枚青棗兒。無底洞因是師父許了傳本領，已是歡喜，卻又看見這個寶殿清幽，越加歡喜，跌倒身子，就磕了四個頭，起來就走。卻又想一想，說道：「這供獻的是我師父的仙酒，這仙酒飲一杯，與天同壽，髮白轉黑，齒落重生，永遠不死。我每常伏侍師父之時，看見他飲這個酒，我聞得他一陣香，我喉嚨裡面就是貓抓的一般癢，巴不得飲上半杯兒。今日我來磕頭，卻遇著這個仙酒，豈不是天假良緣，難逢難遇？況兼此處幽靜，又沒有個人兒瞧著，何不偷吃了它，以得長生，也強似學甚麼本領。」才要動手，心裡又想道：「倘或師父知道，卻又枉了我六年挑水燒火的辛勤。」正在籌度，忽然間一陣風來，吹得那仙酒清香撲鼻而過。無底洞饑病發了，顧不得甚麼師父不師父，一手取過一盅來，一口直乾到底。卻沒有些甚麼下酒的，取過一個青棗兒來，一口一數碌。這一杯酒下去，好不快活也，正是：

一任光陰付轉輪，平生嗜酒樂天真。  
笑吞竹葉杯中月，香瀉桃花甕底春。  
彭澤縣中陶靖節，長安市上謫仙人。  
羊角半山千日醉，直眠無底洞通神。

卻說無底洞飲了這杯仙酒，越惹得喉嚨癢了，忍不住的饞頭兒，卻把那兩杯酒都斷送了，把那兩枚青棗兒都結果了。方才要轉前山去見師父，怎奈兩隻腳不做主，撲的一聲響，跌在地上，昏昏沉沉的，軒響如雷。過了半日，酒才醒些，一會兒爬將起來，捶胸跌腳的說道：「哎！師父叫我磕了頭轉去，教我本領，我怎麼在此貪其口腹，誤了大事？」恨上兩聲，爭忙裡就走。剛才的走了兩三步，只覺渾身上下就如螞蟻子鑽一般，也說不盡的癢，抓了抓兒，越抓越癢。無底洞心裡想道：「似此癢癢酥酥，怎麼去見師父？這玉欄杆外倒有一泓滴溜溜的清水，不如下去澡洗一番，再作道理。」脫了衣服，一個澡洗，洗得好不快活，哪裡再有半點兒癢氣罷。

無底洞心裡想道：「明日過夏時再來洗一洗。」跑上岸來，提起衣服，把只左手去穿，只見喀策一聲響，左邊胳膊窩裡撐出一隻手來；把只右手去穿，只見喀策一聲響，右邊胳膊窩裡撐出一隻手來。把個無底洞就唬得魂不附體，魄不歸身，說道：「敢是我不合偷飲供酒，三清老爺見罪，撐起我兩隻膀子來。似這等節外生枝，怎麼去見師父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左邊肩窩裡喀策一聲響，左邊撐出一個頭來；右邊肩窩裡喀策一聲響，右邊撐出一個頭來。左邊的頭，像朝著右邊的頭說話；右邊的頭，就像朝著左邊的頭說話。中間一個頭，照左不是，照右不是。無底洞越加心慌意亂，安身不住，走到玉欄杆外清水裡面去照一照，恰好全不是自家的模樣了：三個頭就有三張口，三個鼻子，三雙耳朵，六隻眼睛，六道眉毛，又有□二個獠牙生在口上。

無底洞跳上兩腳，說道：「哎，今番卻主餓死也！平時間一個頭，尚且沒有帽兒戴；如今三個頭，哪裡去討這許多的帽兒戴？平時間一副臉皮，尚且沒有躲人處；這如今三副臉皮，哪裡去躲得這許多的人？平時間一張口，尚且沒有飯吃，這如今三張口，哪裡去討這許多的飯吃？平時間一口牙齒，尚且沒有甚麼齧得，如今□二個獠牙，哪裡去討這許多的齧？卻不是主我餓死也！」再照一照，只見頭髮都是紅的，無底洞說道：「今番是個紅孩兒了。」再照一照，只見三個頭都是靛藍的，無底洞說道：「今番又是個藍面鬼了。似此模樣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怎麼去見我的師父？怎麼去見我的朋友？」心中煩惱，把三個頭搖了一搖，只聽得忽喇一聲響，如天崩地塌一般，全然不由無底洞了。平白地往上一長，就長得身高三丈，三個頭，四條臂膊。無底洞道：「我這回是個甚麼樣人品？欲去不見師父，我這等身長、腳長、頭多、手多，哪裡去討衣穿，哪裡去討飯吃？欲待去見師父，我這等身長、手長、頭多、口多，又不像個人模樣。只一件來，自古道得好：『醜媳婦免不得堂上見公姑。』我不免還去請教師父，叫他救我。」

轉身來到前殿。三丈長的身子，哪裡有這等可體衣裳，只得把些舊衣服遮了前面不便之處。三丈長的人，哪裡有這等高大門扇，只得低著頭俯伏而入。見了師父，滿口叫道：「師父，可憐見我弟子，捨福救我弟子罷！」羊角道德真君只作一個不知，喝聲道：「這是個甚麼鬼王？敢進我的寶殿！」快快的叫過黃巾力士來：「你與我把他打下陰山背去，教他永世不得翻身。」無底洞慌了，連聲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不是甚麼鬼王，我不是甚麼鬼王！」真君道：「你不是鬼王，你是哪個？」無底洞說道：「弟子是六年挑水、掃地、灌松樹的無底洞。」真君道：「你既是無底洞，怎麼這等一個模樣？」無底洞道：「是弟子到玉皇閣下去磕頭，不合偷吃了三清老爺面前三杯酒、三枚青棗兒。」真君道：「你有酒吃，有棗兒吃，就做這等模樣？」無底洞道：「不是做模樣。只因酒醉之後，渾身發癢，是弟子到金水河裡，洗了一個浴，跑上岸來，左邊胳膊窩裡一聲響，左邊撐出一隻手；右邊胳膊窩裡一聲響，右邊撐出一隻手來。左邊肩窩裡一聲響，左邊撐出一個頭來；右邊肩窩裡一聲響，右邊撐出一個頭來。」真君道：「三頭四臂是了，怎麼又有這等長哩？」無底洞道：「弟子只把個頭搖了一搖，只聽得天崩地塌一般，也全然不由弟子的主張，一長就長到這個田地。如今做出這一場醜來，全仗師父救援！」真君道：「你這叫做自作孽，不可活。那個酒連我們也不敢惹它，你怎麼去吃它？吃了它不至緊，永世不得人身，只好在陰司之中做個惡鬼。」無底洞聽知永世不得人身，就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老祖，可憐見弟子在這個山上六年，也是伏侍老爺一場，望乞高抬神力，救拔殘生。」羊角道德真君看見他畫得淒慘，卻才把個真情對他訴說，說道：「徒弟，你不要慌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怎麼叫弟子不要慌？」真君道：「我如今要下山去，和南朝的道士、和尚提刀賭勝，缺少了一個前部先鋒。」無底洞道：「缺少先鋒，與弟子不相干涉。」真君道：「是我將你脫了凡胎，換了仙體，充為前路先鋒，擒

拿道士、和尚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既是師父有這許多的情事，何不直對弟子說，免得弟子吃了這許多的驚疑。」真君道：「此是超凡入聖，何必驚疑！」無底洞道：「怎麼三杯酒、三枚青棗兒，就會超凡入聖？」真君道：「三杯仙酒，乃是三個仙體，你三個頭便是；三枚青棗兒，是三股仙氣，你兩股氣從旁而出，卻就撐出兩隻手，你一股氣從直而上，卻就撐得這等三丈之身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我的四大，如今在哪裡？」真君道：「有個時候，你親自看見。」無底洞道：「師父，怎麼救取我轉來罷？」真君道：「你再到金水池裡洗一浴來，我這裡就有個法兒為你解救。」

無底洞聽知為自己解救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跑到山後，只見金水河中水面上漂著一個死屍。無底洞又吃了一驚，近前去一看來，原來就是他的色身。他心裡想道：「既是我的色身在此，何不下水去走一遭兒？一則是澡灑仙身，師父好來解救；二則是取上色身來還他一個葬埋道理。」跑將下去，哪裡有個色身？洗了一會澡，復上橋來，三頭還是一個頭，四臂還是兩隻臂，無底洞還是一個無底洞。再去參見師父，師父道：「今番可好哩？」無底洞道：「我的還是我的，豈有不好之理！」真君道：「收拾下山去來。」無底洞道：「弟子今番現了本相，怎麼又做得先鋒？」真君道：「你到交戰之時，大叫一聲『師父』，把個身子兒望上弓一弓，還是三頭四臂，還是三丈之長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我若是三頭四臂，三丈全身，我把南朝的人馬，直殺得他隻輪不返，片甲不回。」真君道：「你明日上陣之時，現了三頭四臂，三丈全身，唬得南朝將官跌下馬來，你切不可壞他，待姜金定去拿他，別有個道理。」無底洞道：「怎麼不可壞他？」真君道：「你若壞他，便傷了我殺戒之心，枉了我千萬年修煉。」無底洞道：「謹依師父嚴命，不敢有違。」羊角道德真君收拾一班寶貝，張滿一口花籃，帶領無底洞真人，排備下山廝殺。

不知此去勝負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